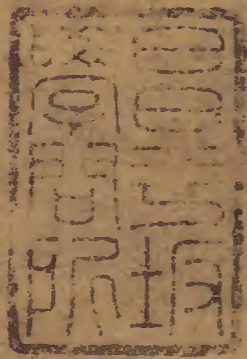


楊文懿集

桂坊稿 一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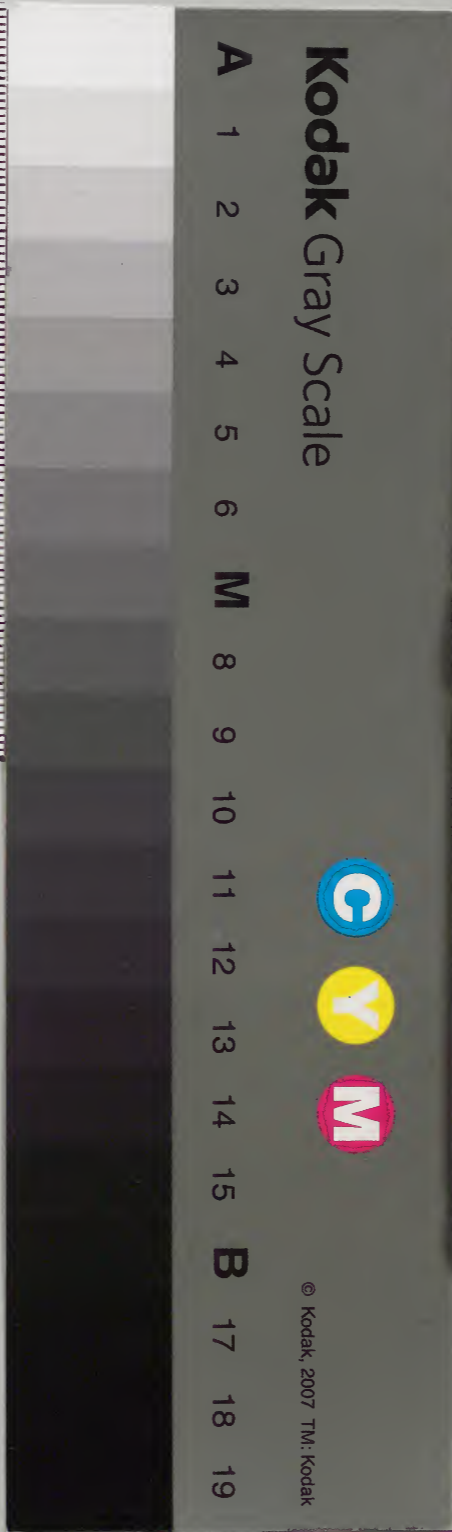
			一〇三六五	漢書門類
一〇	四	三	函	號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一〇三六五	漢	書
冊	架	函	號
八	九	冊	號
架	冊	號	類



73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365
冊數	9 ( 5 )
函號	314 77

戊





桂坊稿卷之一

賦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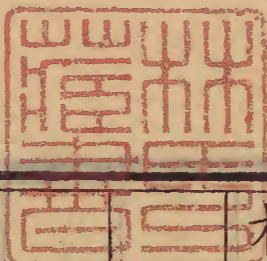
序廿二首

卷之二

序廿二首







楊文懿公桂坊稿目錄

卷之一

賦一首

張秋賦

序廿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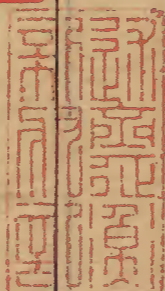
送林貳守詩序

壽王處士詩序

新刊性理文錦序

交游翰墨序

淺草文庫





重鰲誠意伯文集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賀章公封給事中詩序

東墅倡和詩序

承恩歸侍圖序

送劉君知東廉序

送南京大理寺丞孫君序

送張君德宏復涑學序

贈御史姚仲遠序

送閩憲副何廷秀序

送刑部副郎張君時敏歸省序

送劉大參序

送董國器憲副序

送廣東憲使黃公澄濟序

送曹以誠序

贈御史丁君大容序

賀御史閔朝瑛序

春之贈四川憲副彭鳳儀序



卷之二

序廿二首

送中書舍人沈君省祭序

送任僉憲序

送江西憲副陳君文耀序

送山西憲副吳君廷瓚序

送山東叅政陳君時莊序

送廣西叅政程君用元序

送楊朝重序

送河南僉憲王君克正序

送趙生玉序

送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程

公序

送陳叔环序

送周君梁石知廣德序

送劉君宗禹拜都察院都事序

送無錫尹李思敬序

贈副郎唐君廷貴序



送通守李君廷美序

送沈大叅赴河南序

送吾景端序

贈太僕寺卿牟公爵序

送僉憲陳君考績復任序

送李太守序

贈御史張汝欽序

卷之三

記十首

游天竺山記

宴玉堂洞記

慶太孺人壽記

重建上蔡書院記

重建文明樓記

孝節堂記

開州察院記

新化縣學記

樊山八景記



大壽字記

傳一首

毛宗吉傳

碑文一首

浮梁縣鄉先生祠碑

墓碣銘一首

時處士墓碣銘

墓志銘三首

故鄉貢進士趙君墓志銘

馬處士墓志銘

故義官畢君墓志銘

墓表一首

封儒林郎大理寺左寺副汪公墓表

卷之四

贊二首

劉少卿紹和畫像贊

宋禮部尚書黃公畫像贊

箴一首



愚軒箴

銘一首

石鐘山銘

解一首

澗水長清圖詩解

祭文二首

張暉吉文

毛士廣文

書一首

與柯孟時學士書

題跋三首

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辭後

題東巡卷

題南齋魏尚書詩後

雜著二首

上梁文

策題



榮賦  
工部文

張越三首

與許孟初學士書

張越三首

與許孟初學士書

楊文懿公桂坊稿卷之一

起戊子成化四年盡壬辰八年  
自四十四歲至四十八歲所作

賦一首

張秋賦

駕餘艫以南邁兮。經齊魯之故疆。何石堤之歸吾目兮。蔓十里之垂楊。顧僕夫以咨問兮。曰宛郡之張秋。曩河決于此兮。奔滄溟而橫流。漫黍稷之芳疇兮。奄千頃為一壑。渺風濤其洶歎兮。抃虬龍而舞蛟鱓。民居蕩析兮。舟楫沉淪。嗟彼河伯兮。一何不仁。貪婪百



川兮吸濟沈而吞汴。漕渠寢涸而將涸兮。僅涓涓其  
如綫。萬艘鱗集以櫛比兮。悉膠盃於坳堂。壅萬國之  
經絡兮。撫兩京而搯其吭。堯以泮水為警兮。咨伯禹  
其焉在。共與鯨而相承兮。幾精衛之填海。捷石菑之  
鉅萬兮。付一髮於洪爐。役夫續其荷甬兮。倏皆化而  
為魚。河與歲而偕逝兮。公與私其同窘。日筭筭培克  
以蹙民於流亡兮。有人心其誰忍。幸河流之他徙兮。  
築斯堤其若壙。乃售偽以叨榮兮。自詫纂禹之神功。  
若強敵之負固兮。師老財殫而弗克。俄大醜之自殞。

兮濫刑誅以為績。嗟彼偽之一售兮。志淫淫其益逞。  
再售而邦其殆喪兮。卒自歸於陷穽。歎時世之每下  
兮。紛售偽其日繁。戮懷中之赤子兮。謂剪狄而平蠻。  
朝捷書之方奏兮。夕羽檄之已翔。曾不若張秋之一  
築兮。歸至今其猶固。吾恐衆偽之滋售兮。將百叱而  
並懼。群蟻穴其不塞兮。壞千仞之長堤。倚危檣以曾  
思兮。涕潛潛其若霰。顧四海之在念兮。於張秋乎奚  
嘆。

序廿二首



送林貳守詩序

絳州貳守林君任重。以三載考績于吏部。書最還所治。其姻戚刑部郎中王彥弼。偕諸士大夫詩以送之。凡若干什。萃成巨冊。而屬余書其首簡。余與林君未之識。而與彥弼有同年之好。再辭弗獲焉。惟送行有詩尚矣。尹吉甫之送申伯。則有崧高蒸民之什。秦康公之送嚳氏。則有渭陽之篇。李陵之上河梁。曹子建之登北芒。王維之陽關三疊。皆是物也。近代自公卿達於士庶。凡車馬有行色。則親朋多送以詩。又多求

之於詩人。故詩人之家。求者裾連履接于其門。其詩之集。大半為送行者焉。然行者非有德文政績之懿。而獲冠紱章縫之知。則雖一辭半律。有不可得。而况累簡連牘。萃成巨冊者耶。彥弼言林君之在絳也。廉公有為。克佐厥守。以撫其民。有足多者。彥弼之言。素不妄。詩人盖用是知之。宜篇帙若是乎多焉。余嘗見世之守貳。飲水食蘄者。或短於剗繁。鋒銛頽脫者。率難於守潔。間無二美。則有慎於前而懈於後者焉。林君信廉能也。其益厲厥守。彌淬厥才。佐守滋恭。撫民

朱晏



加惠俾政績彰於千里。聲華達於九重。庶不負彥弼之譽。而無忝詩人之歌頌乎。故書以勗之。

壽王處士詩序

天地間當然者理也。必然者數也。理數一而二之。凡國之治亂。家之廢興。人之夭壽。榮辱。自史巫論之。則皆以為數所必然。而不可易者。由君子觀之。則謂其所必然。皆由於理所當然。有國者當盡國之道。道則當治。不道則當亂。當治則必治。當亂則必亂。故含譽現於明時。而韋孛出於昏世。豈有當理而亂。當亂而

理者耶。廢興壽夭榮辱亦若是矣。世之人惟史巫之惑也。故冒進以希榮。妄意以傲壽。而卒不免於辱夭。則諉曰數不可易。嗚呼。是果數耶。理耶。苟使君子之論。夫人皆守之。世之亂國廢家辱夭之人。其可多得乎。當宋之季。有劉舍人者。初度在八月廿有三日。李梅亭嘗賦詩祝之。有曰。年年八月二十三。長庚此夜照江南。蓋謂長庚所照則人壽也。然星史謂主壽者曰。南極老人。曰。長沙。曰。玉衡。而長庚不與焉。長庚者金星也。別名曰太白。曰火政。曰文表。曰天相。若此者。



悉數之未易終其曰長庚者庚猶續也謂其夕見於西續日之長也梅亭豈謂續日之長則主人之壽歟抑有他說歟今聞之還珠處士王和仲初度與劉舍人同而今春秋六十矣厥子戶部主事俊為求朝之摺紳詩祝其壽而以梅亭前語分為衆詩之韻詩成屬余序壽之道太上立德其次養生下此不足論已吾聞處士孝友修于家信義行於鄉寡嗜欲省勞思蓋庶乎壽之道也是當耆而老耄而耄眉壽其無疆矣而豈待長庚之照哉使長庚果能壽久也則處士

之當壽長庚自不能不照之矣他人有當天者長庚雖照亦安能與之壽哉嚴霜之不能墮勁木甘雨之不能華朽株衆所知也戶部賢而明理非惑於史巫者特藉此以伸其祝頤之意耳余亦非好辯者因序詩而發之

新刊性理文錦序

宋尚書常挺嘗編類儒先性理文字名曰理窟文貢元吳登申因而增廣標點更名曰性理文錦梓行于世久而磨滅僅有存者往余肄文在泮至一親舊家



偶覩而竒之。假以歸覽。既而還之。後余弟守陞復假馬不可得。異日從他人家得三之二。然不能全也。吾府教成君叔度博采旁求得其全。而簡衷多錯亂者。既編次之。命守陞校定。而屬余序。遂鈔于梓。始余得是書以示人。皆未之識。後余官京師。屢以問人。亦鮮有識者。蓋雲散鳥沒。殆幾百年。而今復盛行於世。成君其有功於常矣。二先生矣。學者得是書。孰復而慎取之。以戰于文場。則夫射聊城之矢。樹趙壁之赤幟。不在茲乎。成君其有裨於後學哉。雖然。性理未易言。

也。孔孟其至矣乎。自後惟楚荀卿漢毛萇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六子言之。而不醞。宋中葉以還。諸儒乃競言之。家慕尼丘人。擬鄒國。肆筆索牘。彌布于天下。士莫能徧觀。然其醞者。惟周二程朱四子而已。若邵張謝楊張。尚猶有未醞。而况下此者乎。朱子之為近思錄也。惟取周程張之言。少或半辭。多僅數十句。故無不醇者。而是書所取。皆諸儒之雄章大篇。燁若錦繡。足以震駭耳目。而利文場之用。有務巧竒工華縟。詭聖而叛道者。未之屏也。故余既曰慎取之。而復申



其意於末云。

交游翰墨序

余自省祭如京師次于杭。吾浙左布政使蜀張公出一卷曰交游翰墨者。屬書首簡。閱之則大篇短章。鱗碎輻輳。皆贈公之作也。公廉介而能勤慎。以恒副外憲。則郡僚肅典。方岳則庶民寧。歸然公輔之望。故其交游多耆英宿碩。與夫譽髦方間之士。而贈公諸作。亦多俊辭英翰。藹然揄揚忠愛之意。颯颯乎治世之音。有足珍者。公取而卷之。豈以為玩具哉。與善敬交

之盛德。吾於是乎見之。世之達官要人。有得篇章。率置諸几閒。粘諸壁。上。虫鼠奴隸之所侵。塵土風雨之所剝。卒與壁錢蛛絲同化。而後已。余嘗見而竊嘆。以為篇章之佳者。譬之珠琲綺繡。宜十龍以藏也。今乃若此。不可惜哉。故余有得輒寶而裝之。累十餘卷。時一展焉。若閱瓌麗。目悅心怡。因而歷想其人。則高山之仰。停雲之思。聞遠之感。於此乎畢具。既而自笑。以為官閒地散。故獲事此。倘俾之居崇宰劇。日不遑暇。此區區者。其能惜之。何異乎彼。今公可謂居崇宰劇。



者矣。而亦為此卷。乃知篇章之良足珍惜。而余事此。豈直為閒散之娛哉。木之斲為犧尊者。將寶傳於百世。而溝中之斷。則腐為埃壤而已。物固有幸不幸也。諸篇章散諸四方。蓋夥。而其見取為卷。不與辟錢銖絲同化。而與珠緋綺繡偕藏者。亦鮮矣。吾於是不獨見公之德。而又慶夫篇章之幸也。

重鈔誠意伯文集序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離子五卷。覆瓿集并拾遺二十卷。犁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暨春秋明經各

四卷。其孫厲集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皆鈔梓行世。然諸集渙而無統。板畫久而寢堙。學者病之。巡浙御史戴君用與其案薛君謙。楊君琅。謀重鈔。乃錄善本。次第諸集。而冠以翊運錄。俾杭郡守張君僖成之。屬守陳序。嗟乎。自昔夷主華夏。不過羶一隅。腥數載耳。惟元奄四海。而垂八紀。極弊太亂。開闢以來未有也。公以命世豪傑之才。出佐我高皇。剪群雄。混六合。掃百年之胡俗。復三代之華風。其讜言欲議。牖道天衷。偉略竒謀。指授群帥者。鼎彞勒之。汗青書之。



四方尚能道之。方其未遇也。鬱積感憤。發之文辭。若  
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公輸之營。衆宇各盡其制。若孫  
武子之師。戈甲蔽野。而不聞喑鳴叱咤之聲。若大海  
浩漾中畜。虬螭鯨鱓。鼉鼉之屬。睹者駭愕。而莫能名。  
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之梁帛。時已傳誦之。及達而  
施之朝廟。播之華夷。垂之百世之下。焯乎不可朽者。  
夫三代之英卓矣。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甲  
兵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  
僅辦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勲業。而無傳世之文章。如

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三御史之重。銀茲集。蓋  
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培塿而論嵩岱。持土  
苴而寘之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應天府鄉試錄序

自古御天下者。必需賢才。而理賢才。猶珠玉也。非人  
求之不自致。是故鄉賓興。郡國勸駕。有司懸科代相  
踵矣。應天府。我國家肇都于此。今為南京。而鄰府暨  
州十有七。皆畿也。夫京畿首善。而鍾材。昔周漢之東。  
其故都弊矣。然鎬京之士。萬民所望。長安英俊之域。



紱冕所興。詩人賦客尚侈談之。况南京雅際熙洽。仍  
擅衆大。凡百無異。車駕臨日。聖化恒先。王氣恒萃。故  
方間偉秀魁壘之士。雲出林立。比今。復天下解額視  
諸藩獨盛。每科必命侍臣往蒞典禮。冠侯服焉。今  
上紀成化之七年。府尹臣亨。府丞臣哲。以考試官請  
上命。洗馬臣守陳。侍講臣瓊。皆不敢辭。遂冒炎暑。犯  
晨夜凌風濤而南。至則同考官監丞臣禹錫。教授臣  
玘。臣俊。教諭臣子舉。臣厚。訓導臣祥。臣旋。臣寬。監試  
官御史臣燮。臣昭。與百執事具在。遂入棘闈。胥戒飭。

曰。命鄉論秀。為國與天下也。任重且難。莫有尚之。凡  
與此者。必皆精白厥心。勤慎乃事。求無負茲任哉。其  
或怠私。是瘵官也。是蔽賢也。是負國也。弗覲于面。衷  
其安乎。不畏于人。神其昧乎。於是合六館諸司十八  
府州之士。凡二千三百有奇。試之三。導解額取百三  
十五人。迺第其名。拔其文之尤。併鈔梓為錄。蓋古者  
賢能之書。行年之署。猶茲錄也。錄一成而士之進退  
異焉。故已錄者或以欣。而未錄者或以戚。然君子所  
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區區者安足計哉。且陟



臺一級。非努力莫造其顛。黍稷之華。人惟冀其實。故已錄者。一有位焉。官必盡職。諫必盡言。相必盡道。相與奉明主。尚三代之隆。奄九圍四裔。而膏雨之保豐。持泰於億萬年。則竹帛鐘鼎。名昭于無窮。錄安足貴也。否則玷斯錄矣。且驥雖一蹶。何累千里。戰或三北。竟收大勳。故未錄者。必益修衆德。彌燭奧理。發之文。皆粹乎無瑕。雋乎有味。燁乎騰光。追儼古之作者。則雖在遐僻。必有能錄之。况畿內也。夫錄者。豈直為已錄者之輿哉。尤為未錄者之楷也。臣故兩勗之。謹書

于錄之首。以獻於上。曰。連城照乘之珍。至矣。請天府登之。

賀章公封給事中詩序

吾邑高橋。章氏素以貫雄。尤尚禮義。其先三世同居。閨門肅穆。高橋居郭西。當水陸之衝。而章氏好賓禮。士自藩臬下逮。郡縣庫廩之僚吏。與游士過客。鮮不延致。冠舄叢于其堂。舟輿萃于其門外。不啻一雄傳也。既而諸耆艾皆凋謝。盡家日以落。門可設雀羅。獨靜菴處士幼孤子。立迺能飭躬治產。脩孝弟睦婣之



行諧鄉隣。下致賓客。寢復其家聲。迄今則昆弟子姪。玉立蘭芳。科第之踵登。青紫之交映。赫然冠諸名族矣。子鎰以進士官黃門。蔚有聲績。攷最推恩。封公從仕郎兵科給事中。室封孺人。於是公年六十有五。孺人六十有二齡矣。偕老並榮。良足賀者。吾鄉大夫士。詩以寄賀。屬余序之。余先大父栖芸先生。以道德文學名當時。公之諸父暨公與昆弟。皆從而執經。先父梅讀先生。暨仲父見素居士。季父章菴先生。與公同門。蓋若充鯉之相益者。今梅讀雖贈編修。而弗及封。

章菴有二子。方舉進士而未第。獨見素封監察御史。可與公埒。然未及公之富而康也。而章氏有自行人。至范馬卿者。有自主事至布政使者。其考妣皆被贈。而弗及封。封乃自公始。用是觀之。公之福過於人遠矣。蓋累世之積善。一生之種德。福於是鍾焉。非偶然而致之也。余不佞。僅據實書之。以為序。

東墅倡和詩序

成化戊子秋七月廿有一日。余以歸省出京。交游餞至城東十里。所皆返。獨春坊庶子童君大章。翰林編



修商君茂衡刑部主事丘君時雍中書舍人張君世  
璉復餞十數里以返。大章有別業近祖道。擅林泉花  
卉之勝。四君因往遊陟。酒既。時雍倡古體一章。三君  
遂和之。既而大夫士與時雍好者。聞而又和之。乃聯  
為大卷。題曰東墅倡和詩。逮余還朝。時雍示以屬序。  
余未暇為。而時雍出守吳郡。屢書來促。憶歸省時。秋  
暑猶赫。汗頰余面若雨。且泥潦載途。騎屢蹶車。一覆  
可謂勞且苦矣。然余以久宦驟歸。翩然若籠鳥之返  
於林。而悠然若柙獸之走於壙也。雖勞苦而亦樂。願

交游餞者。皆攬巾拭汗。緩轡兢兢。惟恐墜。冒暑涉潦。  
至數十里之遠。勞苦至此。徒以余累之耶。甚愍且慙  
焉。今閱是卷。迺知諸君獲游陟酣詠之樂。而亦忘其  
勞苦。庶少解昔之愍。而諸作炳若珠貝。交輝鏘如金  
石。齊奏。亦足啓今之娛者。於是大章世璉俱已。逐黃  
鶴化去。別業亦更他主。而花下之寫武觴。漉悉變為  
草間之蹄涔矣。念昔至今。僅更五稔。而四君者已存  
亡相半。亡者至不能保其產。為愴然以悲。自余還朝。  
星霜又已三閱。欲如昔之再累諸君。且未能遂。而徒



碌碌班行間。又未克建大。猶以覃利天下。因喟然以嘆。念故舊之厚情。羨風雅之遺韻。感悼存歿。而淬厲忠孝。不敢懈。此余之志也。因書以為序。刑部劇曹也。官者恒役役。至不暇休沐。時雍獨能偕三君祖。餞遊陟。以發諸詠歌。非薦於義。敏於政。而優於文。未克也。今宦方顯。志方張。觀余言。將必汲汲焉。奮樹其德業。而不肯後夫。余他日亦嘗遊大章。別業作一古體併書如左。

承恩歸侍圖序

母子之親。天性也。士有舍其親以仕于國者。惟以君臣之義。不可廢。且覬祿食。馳封以致養。與榮于親耳。不然。何庸仕也。昔温太真為劉琨將命江左。母固止之。絕裾而去。張敬夫議其志。富貴功名。以傷天性。雖使佐晉。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勲烈若此。亦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塞其天性之傷。不若徐元直以失母亂方寸。而就曹操。全其天性。可貴也。夫太真養母。少以孝聞。方絕裾時。固謂將命不數旬。即可還養。特遇亂而不克還耳。然猶不免傷天性。而來敬夫之議也。南



陔廢陟岵降。世之滅其天性者有矣。况所謂傷者乎。則吾於刑臺教諭盧君之歸。安得不張之也。君初以鄉舉擢訓瑤之澄邁。累遷今官。學行兩豐。教道丕著。蓋將漸于磐矣。茲以兄卒。無入乎母之側也。疏乞歸侍。詔允言旋。交游贈以承恩歸侍圖。屬余書其上。嗟乎。君可謂全其天性而無傷者矣。雖薰天之富貴。蓋世之勲業。何足尚之。余官久母老。近歲歸省。嘗有詩曰。赫赫三公位。堂堂萬金貲。何如茅簷下。母子相娛嬉。寫其一時天性之樂也。然僅再期而為公期所逼。

不任離別之苦。欲如君之久。有茲樂。安可得哉。道不足格君。澤不能被民。文章無用於世。而乃廁班行。縻廩餼。與江湖之乘鴈雙鳧無異。曷為弗遂吾天性之樂哉。余於是愧於君矣。撫圖搦管。能不慨然。

送劉君仗時知東廡序

江右之安成。故多衣冠閥閱。然前有作而後無述者。比比侈爵位之榮。而乏德業之耀者。有之。若夫科第青緋之華。疊見於兩世。忠義文學政績之懿。萃稱於一門者。蓋莫踰劉氏焉。故贈翰林學士忠愍公初以



瞻學雄文擢進士高第官翰林至侍講當正統間上  
疏論十事皆國家大計權姦惡之下獄以斃後朝  
廷憫其忠乃賜贈諡二子孟曰鉞仗德仲曰鈞仗和  
前後擢進士第而仗德能詩善書自中書舍人累官  
廣東參政仗和邃於經學自監察御史起拜浙江按  
察副使董學政有聲稱焉仗時則忠愍之從子而參  
政副使之從弟也好學而有文性而行懿以丙戌  
進士試雲南道監察御史踰年改知東廉縣事嘗所  
來往屬余文贈之余家食時已聞忠愍名讀其十事

疏未嘗不高其志而痛惜之後官京師與參政相友  
而副使繼之比者余弟守隨乃與仗時同年同觀政  
于主客部同試御史庶幾通家之好矣於其行也義  
當贈之言矧有屬耶君子之仕也非以苟利祿蓋上  
為君下為民耳為君在忠為民在仁而知縣之職為  
民者也為民即所以為君耳仗時其務於仁哉仁則  
持己必廉而杜苞苴之行不忍剝吾民也用法必平  
而省文致之罪不忍戕吾民也賦必時以信不忍毒  
吾民也徭必簡以均不忍疲吾民也課農桑則必勤



不忍吾民之貧也。興學校則必謹，不忍吾民之愚且鄙也。由是政化洽而禎祥臻，頌歌興而聲聞溢，則二兄之位可以馴致，而忠愍之家聲尚亦有耀哉。

送南京大理寺丞孫君序

盛夏不能無陰涼之變，明世不能無寇盜之虞。今天子南平荆襄，北靖沙漠，霆驅飈馳，威震于六合，是固神謨廟筭之所致，抑亦授鉞秉麾與凡佐幕府監戎行者皆其人哉。登郡孫君廷珍，今河南左布政公之冢嗣也，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嘗出按浙江山西兩

省，已皆著聲績。成化丙戌之歲，盜起荆襄，王師討之，君被選司紀功之任，往則凜風裁肅紀律，而奮勇出奇，又率先諸將，用獲太醜而降其餘。凡將卒抵法者無所貸，冒功者痛絕之，故自中貴以下，悉怨怒謗讒，文致之事，白僅陞其俸如六品。論者慨焉。逮歲丁亥，女直屢寇遼東，王師討之，君被命司幕府刑獄之事，既而師分五路深入，公與監其一，遂冒巖寒度絕漠，直搗虜巢穴，虜遠遁無隻影遺留，乃完師以歸，奏功陞南京大理左寺丞。論者猶不能無所慨焉。蓋異時



有專紀功一從征者。率陞賞如君。且或過之。故起論者之慨。抑不知朝廷之所以待君。與君之所以自待者何如。夫明主望其臣之後功者。未始遽崇極其位。士之志勲業者。富貴固非其所汲汲。君其懋修職業。磨淬德器。以需寵徵。陟崇任。樹偉績於明時。揚休光於後世。則余將為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矣。茲因君交友之請。贈言也。先此書之。

送張君德宏復涑學序

古之學者。必務求師。師者道藝之是法者也。某所有師。則贏糧趣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某師也。則拳跽於圭竇華門之下。食以蔬菜。必飽。有白首而北面者焉。夫所為無擇乎遠邇。貴賤長幼。而必從焉者。良以師之不可無也。無師則吾無所於法。而道藝弗克成。荀卿子所謂人之大殃者也。是故學者必務求師。師於學者。必視其人。與所以求之何若。或有不屑者矣。苟納焉。則必竭誠殫慮。盡辭以誨之。良若子然。務俾其道藝之成。故學者視師。亦若其父。心喪之禮。於是乎起。後世學校之制。群畜學者。而蒞之以師。師非學



者之所自求而從者也。強蒞之耳。夫非其所自求而強蒞之。蓋非其所樂從。然道藝苟有足法而誨之。尤為則從。必甚樂而感必深。蓋不必百舍重趫也。不必拳蹠於圭華之下也。不必白首北面也。而晏然得有師法。以成其道。藝不啻荀卿所謂人之大寶者矣。從之不甚樂而感之不已深乎。其若是與古之師與學者異乎哉。吾浙張君德宏。初以賢能書于天府。隨牒典邑教。以家難故。再易邑。而得保定之淶水。滿考赴天官。淶水之士咸感戴而戀慕之。悵然若子弟之

離其父兄也。相率上章懇留之。有詔許復黃門。若張宗舜者。與君之子琳同官。為請余文餞之。余雅識君者。其為師庶。所謂道藝足法而誨尤為者也。淶士欲無感慕。留之得乎。然君早負聲譽。而故人門生。森列朝著。行且推轂矣。淶能竟留也耶。

贈御史姚仲遠序

士際休明之時。與賢能之選。以居雄要之職。樹勲而揚烈者。未始不本於父兄之賢。而成於其身之飭修。磨厲者焉。姚君仲遠。世家江右之貴溪。厥考善良而



有識見君之幼穎也嘗以屬其兄曰是子必大吾門  
其令肄業於庠序焉既而厥兄奉若遺命教育之甚  
篤君亦念父兄之意蚤夜持躬植學乃以賢能書名  
于天府齒胄子于國學被選試監察御史踰年考稱  
而實授於是常所還往若進士江伯溫者需余文贈  
之惟御史之職內之則匡弼天子糾正百僚外則  
按治郡縣彈壓塞徼故有回天轉日之力有懾伏豺  
狼之威有動搖山嶽之勢泐泐乎赫赫乎莫可尚者  
實朝廷雄要之職也欲稱厥職則其所言者多責

人之過惡人之所甚惡而不欲聞者也其所行者率  
治人之罪郵人之所深避而不肯受者也夫烏鳴于  
林聞者猶唾棘生于道過者尚憎况夫責人之過惡  
而治人之罪郵能不招怒斥而結怨仇者罕矣况復  
激時以沽譽恣情以張威者耶故凡為父兄者聞其  
子弟為是職固無不滿望而溢懽然亦有過慮者焉  
智者識其然則刑矩以成規銷鋼以為錫捫舌而談  
擬足而步以無貽父兄之慮自為計則得矣其如職  
何其如國何其如天下後世何然則若為而可聖賢



之言曰。有諸己而後可以治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  
非諸人。又曰。吳與之言能無說乎。又曰。惟公則無不  
悅服。故為是職者。欲責人必先自責。欲治人必先自  
治。務俾吾身無一不循乎繩墨。潔然冰清。瑩然玉粹。  
然後吳以諫。上則雖批逆鱗而無患。然後公以糾人。  
則雖蹈虎尾而不咥。由是勲業著於國。利澤漸於民。  
而名聲洋於四方百世。豈特慰其父兄之志而已耶。  
君蓋將飭修磨厲以進於是者。故余以贈焉。

送閩憲副何廷秀序

金閩之髦。華門之俊。閱余目夥矣。聰敏者或儻蕩。廉  
介者或迂僻。政治文學之兩能者。亦何鮮哉。刑部正  
郎何廷秀與余交稔矣。其容溫其語訥。其行端謹而  
潔清。其文典贍。其學博。其政治明以達。庶髦群俊鮮  
克與之肩者。茲被命陟憲副于閩。閩產若刑部郎李  
廷美者。徵余文贈。余所欲贈者。無乃廷秀之所。既聞  
者耶。夫憲將以去不善而納之善也。碩鼠食苗。詩人  
所傷。閩之文武大小百司。無所謂碩鼠者乎。土偶被  
文繡而坐之民。上有識嘆焉。百司無所謂土偶者乎。



童牛羸豕木易有烟戒矣。姦宄寇賊無所謂童牛羸豕者乎。莫有陽橋者。釣則扱綸錯餌迎而吸之。其味薄而不美。百司無所謂陽橋者乎。桑大內有蠹則外若癰。酒家之狗猛而噬人則沽者不至。百司之胥史僕隸無所謂桑癰猛狗者乎。夫蕭艾不剪。蘭茝不蕃。驅蝗鋤草所以茂禾黍也。廷秀佐憲其尚搏碩鼠撤土偶。牯童牛。苙羸豕。僻陽橋之魚。剔桑癰。驅猛狗。庶八閩之境百職清元元寧年穀屢稔海波不驚。廷秀之聲光位秩其可量乎。昔廷秀之尊考嘗知溫郡以

善政清節名天下。累官吏部尚書。廷秀之賢有所自矣。紫荷赤管乃其家之青氈也。行且復與。

送刑部副郎張君時敏歸省序

刑部副郎張君時敏。余始見異之久。益重之。其清修簡澹。則列仙之儒也。其歌吟諷諭。亦江左之逸也。其搽縱三尺。而引經以斷。又庶幾漢廷之理也。茲者與君歸省。母於松江。同官若陸孟昭者。以余雅知于君。屬文為贈。惟松江山秀水明。物產饒裕。故其俗喜清而尚侈。士生其間。非有松風梅雪之痕。終老於丘壑。



則斥田園。索珠璧。沉酣於綺羅絲竹。自以為封君不若也。間能自拔以登王朝蒞官署者。雖洵被寵光。轉慮於勲業。然回顧其故鄉之樂。未始不慨然長喟。而起扁舟五湖之思。况有家慶而可以調牲鼎之具。奉晨夕之懼者耶。時敏之歸省。雖帝方眷注。公有程期。職業不可以曠。而故鄉不可久淹也。然其樂亦不可勝道。意其入梓鄉。拜萱背。出上所賜幣。以市旨甘。剖腴羔宰豪豕。鱠笠澤之鱸。羹千里之尊。剝洞庭之柑橘。酌壽觴而獻之。懼呼笑舞。雜以笙歌。慈懷悅豫。蒼顏韶醅。用駐桑榆之景。以延松柏之齡。暇日與故舊童冠。或郡邑之大夫。山邀水嬉。醉花鳥於春風。枕雲霞於永日。樂孰有尚於是。蓋清逸者。或虞於屢空。富侈者。率病於泥辱。而榮貴者。又孰能無山水之清遊。與庭闈之色養哉。茲歸所以為天下之至樂也。余故鄉雖非松江。而亦將歸省吾母。庶可追君之樂於萬一。故談君之樂。不自知其口之喋喋也。若夫官僚離索之暫。未足以妨斯樂。固不必道。至於臣子忠孝之恒。所以遂斯樂者。君必能懋之。奚俟余之喙哉。

豫。蒼顏韶醅。用駐桑榆之景。以延松柏之齡。暇日與故舊童冠。或郡邑之大夫。山邀水嬉。醉花鳥於春風。枕雲霞於永日。樂孰有尚於是。蓋清逸者。或虞於屢空。富侈者。率病於泥辱。而榮貴者。又孰能無山水之清遊。與庭闈之色養哉。茲歸所以為天下之至樂也。余故鄉雖非松江。而亦將歸省吾母。庶可追君之樂於萬一。故談君之樂。不自知其口之喋喋也。若夫官僚離索之暫。未足以妨斯樂。固不必道。至於臣子忠孝之恒。所以遂斯樂者。君必能懋之。奚俟余之喙哉。



送劉大參序

刑部郎中鄴郡劉公宗濶被命拜浙藩參議。凡浙之  
卿士懽相語笑相賀。以為藩侯得入。而士民將涵濡  
其休澤也。屬余言贈之。余自公為進士。為主事。為員  
外郎。以至為郎中。無日不同朝往返。相與談笑相娛  
稔矣。臨別固當贈之言。况茲吾浙。又况吾浙卿士之  
交屬乎。惟公安姿表偉岸。才識疏通。蓋可以受大任劇  
而吾浙素稱民物富庶。風俗淳和。最為易理。夫以受  
大任劇之器。而僅參富淳易理之藩。蓋猶捺利刀而

佐割也。降甘露雨。而注膏土也。馭白犧綠螭。而馳康  
莊數百里之內也。尚何余言之贅哉。抑嘗聞之。古之  
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方漢文時。民富且醕。刑措  
兵偃。而賈誼乃謂天下有可以慟哭流涕長太息者。  
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友道不亦  
然乎。吾浙雖曰富淳易理。然比歲旱潦相仍。官治方  
興。而賦歛者累行。民於是饑寒疾苦。而濱於死。草  
竊姦宄。以干夫典憲。甚者乞于道。轉於溝壑。殺人于  
貨於郊門之外。吏莫敢孰何。若是者。在在有之。日寢



以夥。世猶以為富。溘如故。而莫或慮之。此正賈誼所謂寢于厝火之薪上。而謂之安者也。天下之事。防於未發者。易為功。制於已潰者。難為力。童牛之牯。桑土之徹。良以此也。吾浙之民。及今不摩撫而燠咻之後。日其無噬臍之患耶。公往謂諸公。相與圖治。勿迂吾言。而莫之省也。

送董國器憲副序

輿之論。有以露一命為幸。有以效一官為當。有連陟數階。而不以為驟。有老一職。而不以為久。有都要職。

進崇位。而猶以為淹。且屈者。蓋公審其才德。而較量之。譬諸珠玉金幣百物之貨。貴賤有價。貴或不售。而賤售之。世之知價者。終以為貴也。湖廣華容董國器。負德量文學。而達於政理。蓋所謂可以大受者也。自在鄉校。已翹出於群。楚鄉論為湖廣第一人。明年射于澤宮。同時湖廣之與鄉論者。舉不中。惟國器中之。人益信服。且服。內外有司之明不爽。遂擢進士高第。拜監察御史。時四方多壘。國家中興。北虜猶未就縛。而白洋關為京畿切近險隘之所。推國器巡守國器。



秉憲度。治軍書。旌別勇怯。將士思奮。興廢補闕。城池  
高深。至今人能道之。歸守內艱。既而復職。則世事方  
一新。故舊落落無幾人在。會廷議天下卒伍多闕。而  
當補者。往往不時。且或潛匿。選名御史往嚴理之。國  
器首當其選。蒞河南。不亟不徐。事集而民不擾。時御  
史適見忌惡。徼卒伺其過。得毫末。即文致以大譴。鮮  
得免者。故多認譴避咎。不暇。國器秉憲蒞職。一如常  
時。無少變。既而丁外艱。復職。則世事又一新。故舊之  
弁沉榮辱已。凡幾變。而其職獨無加損于其舊。鷹鷂

鷂。不罹於網羅。矰繳。則必撒膠葛。騰九閭。凌躡百  
禽之上。乃其常也。而國器閱三世。踰十數年。猶未一  
遷。輿論淹之。國器不恤也。方且朝夕恪恭。率同官上  
疏。論天下大計。多見允納。凡事一以公正。不為利疚  
威奪。後生視之。為標準。逮今迺陟山東副憲。位亦崇  
矣。然輿論恒以臺省之貳。藩臬之長。歸之。故猶若屈  
然。夫輿論之望國器。可謂至矣。而何以副之。古之大  
臣。匹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今山東六府十數衛官  
吏兵民。皆在國器按察之下。一慝吏不祛。一小民不



愉其誰之咎歟。世之才憲臣夥矣。然少剛者。或陷於苛刻。老成者。率流於庸懦。過與不及。鈞也。國器往持中道。以肅百司。以康百萬億蒼生。乃可以副輿論之所歸矣。國器行。同官偕徵。余文餞之。余與國器同年交且厚。故為之言。

送廣東憲使黃公澄濟序

世之事萬變而不可必。暘而倏雨。雨矣復暘。寒而俄燠。燠矣仍寒。高岸顛而為谷。深澤壅而成陵。天地且然。况於人事。是故理亂相侵。廢興相尋。得喪成敗。榮

辱禍福相往返。而不已。鄭人之鹿也。宋人之犢也。塞上翁之馬也。牛李之黨也。熙寧元祐紹聖之法。與人也。七國之戰也。是孰使之然哉。一以為理。一以為數。辯者莫能定論。或以為在己。或以為在天。處者莫知適從。惟君子則歸之理。而不諉諸數。盡其在己。而一聽於天。異時權嬖有衷不軌者。妄邀天功。而因快其息讐。一時忠良誅斥。殆盡。附麗之徒。亦得以排其素所不悅者。一日内批黜中外大臣數十人。多非所當黜。若四川按察使黃公澄濟其一也。既數年不軌者。



族又數年向之忠良幸而存者多復厥位而亡者有復其爵以官其子於是黃公亦自施州衛經歷復為按察使之廣東其鄉曲若進士江君璞者需余言贈初公以進士拜御史陟按察使詎知有施州之役為施州十載又詎知有今日之復蓋亦所謂不可必者抑豈特公之一身而已余於是無窮之慨焉且今兩廣之事亦有不可必者使賈誼復生蓋不帝長太息矣而任事者吾不知其何以處之整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山居防猛獸者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窻窹

以待之曾謂公卿大人而女子鄙夫之不逮耶按察使雖不專征伐任亦重矣黃公素負剛直兩有政事文學其涉世故也多矣其閱事變也熟矣寧無所以處之乎夫不以一身之榮辱為欣戚而以天下之理亂為憂樂者君子也贈言而不以君子言豈所謂言哉

送曹以誠序

余兒時先祖栖芸先生一以古小學之教教之舞勺之年受知于河南布政使清江張公俾兼時學以俟



選舉時先考贈編修府君之執友曰澹菴呂先生方以德行文學雄郡庠名聲藹鬱贏糧負笈者糜至余奉命從之一時同門多高冠偉儀壯豪自負者余齒小貌寢而不幸有蚤慧聲然頗修飭不敢吝驕故或貽或嫉亦多愛厚者皆不若以誠之甚以誠奉化相溪太族其尊父重厚樸實長者以誠長余八齡德肖其父而操行高介處事簡敬學勤而志篤余兄事之以誠視余愛則弟而敬則賓也其尊父亦子視余而加敬余祖考之視以誠亦若其父之視余兩家相得

懽甚既而以誠肄業于其邑庠余遊京師懷慕之嘗寄以翩翩雙黃鵠之詠至今人能誦之余歸肄業于吾庠兩庠數還往偕試藝有司不錄再偕試則余謬見錄以塵于翰林無何歸倚廬以誠弔慰數數余釋服往報之戒航騎道水陸數十里始至所謂相溪者山邃林蔚溪流如碧瑤榭題數十家隱映煙霞花竹間一物外佳境也登堂拜其親遂促席話舊窮酣劇懽過信宿始告別以誠猶不忍舍治具拉朋必欲送至水滸道中貪笑談怪輿馬之驟也却之相携手緩



步遇巖谷林泉佳處輒援長蘿擷靈草漱飛液盤桓  
移時然後去。余生水鄉樂舟便雅不能遠步。而是日  
步十餘里忘其勞而反以為樂焉。余既復官所念以  
誠久困場屋而二親老矣恒用惻然又聞其有母之  
憂驚悼泣下以誠亦恒念余又屢拜吾母而果羞之  
饋相屬也。今年春以誠貢至春官用例拜廬州訓導  
余為且惜且喜夫梁楹之材棄置欲朽而斲以為枿  
轡公輸子之所慨也。若以誠者俾當大任臨大節可  
以無愧于古人柰何連蹇困頓殆老而僅分一邑之

教良可惜哉。然道暵者不擇樾而休餒者甘一簞之  
糲以誠尊父耄甚茲幸冠紱覲之足怡其志三釜雖  
薄亦足以具甘雋不可喜耶。且仕無崇卑顧處之何  
如耳。故當軸秉鈞有不若抱關擊柝者以誠往盡厥  
職俾教化行彞倫敘賢材茅拔以裨國家之理安居  
講堂心恬志愉與世之貪權冒利日戚戚於得喪者  
亦遠矣。以誠與余交三十年別已十年今館于余僅  
三月而遽別別不可無言直書余所欲言者繁殺工  
拙不較也。



贈御史丁君大容序

自古人臣之事君。惟進諫最難。寔猶當雷霆之下。嬰龍之逆鱗也。然當治世而逢明主。則亦有不難者。今天子明聖。凡人臣進諫者。一皆聽納。雖舜之舍已從。久湯之從諫弗咈。莫能尚已。然禁近尚有權嬖竊柄者。百司尚有奸庸蠹政者。四方尚有蠻夷寇賊。僉天討者。至於水旱一興。民輒流殍。禮義浸衰。若防之壞。此皆有言責者所當蚤夜進諫而不可已也。其猶有難之而不敢進。進之而不敢數。且不敢盡者何耶。古

之諫者。或顛滿二十八宿之數。或引裾叩閣。或累十八九疏。若是乎難也。今諫多一疏即納。奚有十八九者乎。廷諍且鮮。烏有引裾叩閣者乎。一或見沮。再則必從。且未嘗一致辟也。又烏有所謂二十七者乎。信乎其不難矣。夫天子既聖明如舜湯。若是。有言責者。苟皆慕夔龍伊萊。而數諫盡言。世其有不虞商者哉。比有大臣被罪求脫。因結權嬖以誣忠良。監察御史丁君大容。倡其寮以諫疏入。即正大臣之罪。使凡百皆若茲。前所謂云云者。亦何難去之有哉。大容浙



之新昌官族厥考廬江司訓以學行名厥母石氏以  
節義著而大容風采端凝操履廉正出巡漕河休聞  
方著入典三法司事直聲彌彰茲以考最被敕進階  
文林郎贈父如其官階母妻封孺人於是察案若廊  
君文者需余文賀之夫命書寵頒爵及存歿家庭增  
輝丘隴生耀孝子顯揚之心於是乎遂良足賀者然  
吾願大容繼今以往益厲其志數諫盡言以糾正庶  
務激揚群職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利澤溢于方外名  
聲昭乎無窮豈直輝家庭耀丘壠顯揚其親而已大

容其無以吾言為迂

賀御史閔朝瑛被勅命序

監察御史閔君朝瑛吳興巨室竹深翁之令子也翁  
樸厚清修不混流俗所居有竹數千竿門徑幽邃故  
自號竹深蓋亦以竹自况也朝瑛性行如公而加以  
炳蔚之文辭通明之材識用擢今職出巡河南大藩  
其為政嚴毅而不流於刻慎重而不墮於迂茂揚憲  
度丕著民庸自藩臬重臣百司庶職下逮閭閻火伍  
之間鮮有不歎服者還朝無幾滿三載考書最被勅



命進階文林郎封翁如其官階贈其母孺人妻亦有  
孺人之封於是翁既老矣華髮頽頽戴冠纓而被文  
繡仰天語之揄揚俯賓筵之稱慶何其榮且樂也為  
人子而能使其親若此顯揚之至矣孝孰大焉餘皆  
不必誇之抑人臣之所以獲于君者親教之也既獲  
于君必思顯其親人子之所以顯其親者君賜之也  
既顯其親必思報其君此天理民彝之至也今朝瑛  
顯其親矣何以報其君耶尚厲爾操彌修厥職當諫  
必諫雖嬰逆鱗而無懼當糾必糾雖蹈虎尾而不虞

下萬世無得而加損焉若唐虞三代之佐所謂如海  
者非耶而世之潔廉自持剛毅不屈之士輒為世所  
指目一不戒則隨以咎故曰硤硤者易缺皦皦者易  
汙易論處秦包荒為先書稱有容乃為大德貴如海  
者子之為刑部郎也詳法比練文繫鏡照庶獄之情  
辭刑當而公無敢以私撓有明廉之聲矣嘗封章斥  
大臣案事左貴戚屢挫而操不渝有剛正之譽矣乃  
能歛然自虛默然自訥粥粥然若無能豈嘗見海而  
欲如之者歟吾家子雲有言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子







四方列國始暫離其父母而不違將焉恒相聚也。暫相離也已孺慕而憂思有翩然歸寧之志。徒以玉事靡盬而不敢顧其私耳。為其君者不謂其恒聚暫離而忽之也。常憫焉探其心而為之憂。至其返旆則道此以慰勞之。蓋其臣孝而忠其君智而仁可謂兩極其至矣。此所以治隆俗美而非後世所能及也。自秦以降四海一君。為其臣者或位於朝或布列於外。皆去其家離其父母於百里千里數千里之外。近之數年遠之數十年不獲聚而相懼。宜其思慕之深至而

為其君者憫憐慰勞之加厚也。然有宦既遂而母窮不自給如李鈞兄弟者。有瞻雲聽鳥愁思其親而君莫之恤如狄懷英王逢原者。蓋不鮮矣。治之不公奚足怪哉。國朝著令凡人臣離家三載以上者皆得乞歸省祭且賜以道里之費。蓋吾天子智仁之大德。可謂迥邁前古者矣。中書舍人沈君廷美性溫學茂能詩善書鄉論其賢能進齒胄子用拜今職。越三載蒙恩贈父雪檜先生如其官封母為太孺人即告歸焚黃侍膳忠孝之道庶幾盡歟。君歸有日交游若翰



林編修丁原敬者皆賦詩餞之而余因為序諸作之意其大者皆稱君之忠孝而加勉焉故余特述其大者餘不書

送任僉憲序

河南任君廷輔以明易與鄉選齒國學被選拜監察御史初察京之市肆征厘賦審量衡禁鬪罵賦亂商賈便之繼巡陝右持大體審庶刑不事聰察苛刻自藩臬逮郡邑咸安之適歲大比監場屋事夙夜惟謹庶士宜之後從都御史項公征西賊婉畫幕中制勝

閩外以功食正六品祿茲者被命擢僉山西按察司事其僚友需余言餞之始余官翰林與君未相識也余既歸省而余弟守陞解元至京師君之子憲從之游逮余還官乃始識君嘉其老成溫厚而惜其遽別言固不宜靳將何以言耶惟君既明易而憲復學易父子一易也余昔謬以易舉而余弟繼之兄弟一易也兩家可以談易矣易廣大悉備舉其一端可以裨君職者與君談之可乎夫所謂按察官者天子所使觀民風而布國法者也



省方觀民設教。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二象之相次。豈以省方設教之餘。即當有明罰勅法之舉耶。夫匠氏之作室也。既觀木之曲直。必隨以斧斤。治道何異乎。是故按察官者。既觀民風。即布國法。其觀民風也。必徧如風行。則窮閭委巷。無弗詢。荒邊側境。無不至。其布國法也。必明如電照。則善惡洞察。而無隱情。必勅如雷震。則威富咸訖。而無留刑。是為善明易道。而克稱天子所使者。君尚勉之。

送江西憲副陳君文耀序

歲久旱繼之潦。天子悚然。祇畏天戒。惻然深念民隱。赫然罷黜藩臬郡縣之不職者。即慎選材俊以補之。於是監察御史陳君文耀超擢江西憲副。行有日。僚案屬余文餞之。嗟乎旱潦之病民也甚矣。天子之憂勤也至矣。內外臣庶可不圖所以療民疾而慰聖心者乎。夫旱之始。赫日行空。萬物仰照。民亦快矣。久而草木枯。川澮涸。四野如赭。兩間若蒸。民乃病之。一旦雨澤滂注。稿者以秀。暵者以蘇。民孰不怵躍。及其淫也。九達濘。萬彙腐溢。為泮水。民多墊溺。於是病



益甚矣。蓋必兩暘皆時。民乃不病。國之德刑治之嚴寬。亦猶是矣。是故一之以德而寬。則吏縱民慢。漢所以衰也。一之以刑而嚴。則吏遁民殘。秦所以亂也。德刑嚴寬並存。而時出庶三代之治乎。今天下承平久矣。湛息汗滅。禁網闊疎。內外之病民者。何限。嗚呼。是未易殫言也。君子守一官。則修一職。憲副職刑。刑之寬。無甚於近時者。大江之西。巨璫豪將。與藩臬郡縣之不職。里閭之無良。病民甚矣。雖一時巡撫重臣。與臺臬長貳。多能以嚴治。然民之病其盡去乎。君尚燭

隱幽。燭汗濁。皎然扶桑之輝。煬然朱明之威。庶奠一方。以緩天子之憂勤矣乎。君為閩中世家。尊考翰林侍讀。以文德彰。叔考湖廣副使。以憲政著。而君文雅和毅。舉德學教。刑而無茂之。近董學政。翰林增芳。茲副臬事。湖廣有耀。吾想畿內菁莪。尚仰時雨之化。而汗右霞益。已望赤日之光矣。請無徐其行。

送山西憲副臬君廷瓚序

士處雄要之職。苟怙其勢。逞其能。妄為而輕發。則不能無朝夕之患。譬之干將發硎。鋒芒煒燁。用之剝盤



孟列牛馬固無不可。其或弗當非鈍則折。故必養銳畜剛而慎其施。然後勢不挫。患不萌。隨所在而功成。果君之為監察御史也。初察京倉。兼東城寇盜事。人已安之。既而出按廣西。徭獍方張。鎮之以靜。尋按山西。歲凶民困。綏之以息。又按福建。公鄉閭之選。省銀課之額。驅竊鑛之盜。卒反累歲不決之獄。士民舉稱頌之。所謂處雄要而畜剛慎施。隨所在成功者。非耶。茲以年勞進秩副憲於山西。正猶駕輕車就熟路者。然今之山西。歲凶民困。與寇賊姦宄之病吾民者。殆

有甚於往歲。可不加之意乎。夫臨民之道。惟息與威二者。若相反而實相濟。威不振則息不施。非不施也。息雖施而壅塞者衆。與不施同。故欲施息必先振威。威既振則培克者去。凌暴者去。民各自遂。雖不施息而民固已感其恩矣。且御史憲副之勢有閒。而今昔之時頗殊。君今欲若昔之綏山西也。則莫若以威威非怙勢作威之謂也。端吾德。潔吾操。明吾法。與刑則人自畏之。而無敢病乎民者。書曰。德威惟威。夫是之謂威。畜剛慎施亦近之矣。尚益。砥厲山西之民。其遂



矣乎

送山東叅政陳君時莊序

成化戊子夏不雨。天子敬修省慮刑罰之不中也。慎選廷臣出讞南北兩畿獄事。而南畿獄事尤夥。衆推刑部郎中陳君時莊焯焯有治行。足膺是選。君遂拜命徧歷諸郡。詳評衆囚。明而公。敬而恤。於是抵讞者噤若夏至而反舌無聲。冤抑者訴若困馬之見主。而長鳴罪當者服若冬虺之甘處於穴。枉繫者出若麋鹿之脫罟獲而走山林。一時人心快之。及期竣事

還朝。擢陞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寮友若胡允敬者。需余文餞之。嗟乎旱之故多矣。古昔之救災。其具詳矣。是未易言也。然獄冤亦足以召災。而袁安顏真卿之流。以辯獄致雨者。古多有之。今歲四方尤旱。而南畿稍雨。未必非君讞獄之效也。山東列郡。今旱甚於他方。而又繼之以潦。民不流亾矣乎。膚使太僚冠蓋相望。蓋多能救恤之。不知其於用官之十有二政。上官均之五術。與夫富弼趙抃蘇軾之政。董煟之書之論。尤詳盡而無遺。精當而可法者。已行之乎。抑行之而



未盡乎。君往視所治，政果盡矣。民果濟矣，可以安枕。若猶未也，尚舉前所云者，以告于大僚，請使請于朝，而盡行之。民其有不濟乎？百里之言曰：救災道也。行道有福。君在南畿，以詳刑救之於方燃，今往山東，以惠政救之於既烈，福其可量乎。

送廣西叅政程君用元序

古歙之區，有世家曰程氏。其先晉新安太守元譚昉，家于茲。子姓蕃庶，簪纓蟬聯。在梁則有忠壯公靈洗，在唐則有戶部尚書仲繁，中奉大夫令涯。在宋則有

武舉狀元鳴鳳。在國朝則有都事德堅，韓府左長史孔著，皆有功德可稱道。用元則太守之四十九世孫，都事之玄孫，而長史先生之子也。少承家學，長而滋昌。敷為文辭，霞蔚雲蒼。鄉大夫書其能，大樂正論其秀。用擢地官主事，進員外郎，以至郎中。凡賦役、宣多、戶口、贏縮之數，稽之無弗詳也。庾庫金幣，倉積芻粟之出納，蒞之無弗公也。簿領之文，量衡之制，治之無弗明也。多歷年所，績用愈彰。迺超擢廣西叅政。鄉人仕于朝者，需余文錢之。嗟夫，嶺海之間，公桂所叢，百



寶所萃地大人衆鬱為西南大藩久矣。自猺獞之擾更十餘歲干戈日尋賦歛滋甚民之死亡疾苦可忍言哉。聖天子仁不忘遠屢興師征常慎選牧伯往撫意勤且至矣。為牧伯者可無以仰承之乎。今夫養枘木者必固修藩籬而培溉之加厚不以常木視也。畜傷禽者必謹護樊籠而哺飲之加勤不以常鳥視也。今之殘氓疲庶其可以平時黔首例視之乎。必為之巖戍守課耕織恤孤寡賑乏絕薄征緩刑施舍已責日摩撫而煦嫗之庶無負。聖天子之德意然非

賢而材者莫之能也。君生世家紹聞衣德可謂賢矣。職地官治繁理劇可謂材矣。尚益加勉其有不能者耶。

送楊朝重序

無名君子之所恥也。有名君子之所懼也。夫衆人在穹壤間生而世罕識焉死而世無聞焉是與草木獸豸等也。而有所謂聖賢者天下慕之萬世仰之惟其名耳。名者實之所生也。聖賢得其實而名生焉。譬諸日月之精華珠玉之光燄自有不可掩者。夫聖賢何



人也。天下萬世仰慕之。而我生則罕識。死則無聞。是亦人耶。何恥如之。故君子必奮修其實。實得則名隨之。方其未名也。發一淑言。植一休行。敷一嘉政。人則曰。不意其能若是也。又曰。是人能若此。亦可矣。莫不稱嘆之。暨其名盛。則人望之重。而責之備。言行政治。非有卓絕乎群類。壓服乎衆心。人則曰。是人亦若此而已耶。或不當。則曰。爾亦為此耶。增瑕益癥。溢毀重謗。靡有不至矣。故君子恥無名。而懼有名。懼無它。益修其實而已矣。閩楊君朝重。德厚而操廉。學贍而

文偉。以鄉試第一。齒胄子。四方競傳其文辭。凡學毛氏經者。咸取式焉。既成進士。拜御史。屢論國家大計。朝野稱其風裁。無間言。出巡江右。尋按兩浙。還陟山東。僉憲。自臺省以至校庠。識不識咸謂其當任藩臬之長。而是陟未宜。未山東大藩。僉憲要職。由御史陟者。踵相接矣。而輿論若此。非其名之盛。而人望之重耶。世之憲職。率戒剛毅。斂威稜。以取忠厚之譽。大姦不敢劾也。大罰不敢施也。大政不敢陳也。第能清案牘。杜苞苴。行不越繩墨之外。是足為賢矣。吾恐朝重



之名。人之望之者。不徒若是而止也。朝重可不惕然。深省。奮然加厲。赫然大振揚耶。余也不佞。亦不幸蚤有名。甲申之歲。預選士於春官。或見余所錄貢士文。笑曰。某之作亦若此乎。不謂非余所及也。蓋亦名誤之耳。然是選最多魁壘聞望之士。其一則朝重也。朝重。雖非余所選。而亦與有光。今春余自省母赴京。朝重適在浙。遇于杭。于嘉禾。餞至于吳之平望。觴詠笑談。亦嘗及盛名難居之意。茲朝重行。其鄉人若御史林君誠者。需文以餞。故申告之。亦因以自警。

送河南僉憲王君克正序

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請於余曰。江陰王君克正。以茂學第進士。以雋材官給事。茲陟河南之僉憲。寮案併願先生贈之言。敢以請。余曰。子與克正皆言官也。反需余之言哉。則皆大笑。笑已。請不置。余曰。吾言易也。而行之難。百職之政。吾皆能言之。而皆未能行。然亦知行之難。而不敢易其言也。子固請吾言。尚請克正無畏難而力行之。爨者不拒薪。醫者不拒藥。躬為言官。而拒人之言。必不然矣。吾試言之。而子與克正



擇焉。夫言官者。自黼辰至臺省。藩臬下逮。火伍閭閻。無不得言之。其言臬事。必曰當廉明。當正大。當布宣。天子之威德。當糾官弊。當察民隱。刑之頗辟。獄之放紛。貪累之不黜。姦宄寇盜之不熄。皆其罪也。騰口而談。縱筆而書。蓋無難者。使身處其職。而力行之。鮮有能易者焉。克正往也。必旦磨晝厲。昏夜省曰。吾廉明乎。吾正大乎。天子之威德已宣乎。官弊其糾乎。民隱其察乎。刑頗辟乎。獄放紛乎。貪累其黜乎。姦宄寇盜其熄乎。省之又省。凡嘗言乎人者。一反諸已。而力

行之。則憲令之布。霜凜霆訇。名聲之揚。焱起水涌。欲辭崇階。以違要津。不可得已。子以為何如。士廣曰。辭盡矣。克正當珮而行之。天下之瑋瑩。繫象甚夥。克正肯以規為瑱耶。

送趙生玉序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至哉諸葛武侯之言也。然世之寧靜澹泊者。吾見亦鮮矣。故吏部尚書杭趙公之從子聲遠。與余有雅。欲其子玉走京從余。弟惟立卒業。適余



過杭航之。玉日扃閣下箔。若處女不妄出。繡簡編乘  
觥翰無時刻休。有故避閣。則挾冊就艫。上舵旁諷之。  
雖役夫舟子。千叫囂百。逐突寂若罔聞見。殆靜而寧  
歟。到京館余家。余官久而賞猶罄。脫粟之飯。三韭之  
蔬。與余同嚼甘若鼎臠。其睹京之奇貨尤物。與凡百  
環麗恠偉之觀。漠如也。殆儉而澹泊歟。武侯當群雄  
方沸。而獨臥草廬。出佐先主。則持白羽扇而拍揮三  
軍。至身歿之後。內無餘帛。外無贏財。蓋寧靜澹泊之  
至者。功蓋三國。名震千古。實伊呂之匹也。其始蓋自

靜儉得之。世之寧靜澹泊者。或變而貪。其都重任  
懼大變。而袖手弗能一展。指者亦或儉靜之士。疇克  
武侯若哉。傳云。跛鼈千里。六驥不致。玉其操爾善。擴  
爾才。確乎不可奪也。沛乎不可禦也。孰量其至哉。玉  
歸書此。以佐余弟之誨。聲遠與其季。行遠皆博達士  
也。然余言否。

送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程公

序

北冥有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海運則水擊三



千里搏扶搖九萬里而徙於南冥夫南冥者天池也  
鵬以背翼若是其巨而搏擊若是乎遠且高故能至  
也程公之適南京其猶是乎公抱文武之材經濟之  
略始自進士擢給事黃門已歸然拔萃北虜入寇被  
敕守禦京城已而出參大藩入長太僕尋僉都憲以  
撫遼陽歷歷有蹕偉聲績乃副秋官遷貳圻父適西  
蜀山都掌夷寇邊屢伐不克帝命帥征陟公大司  
馬董師十餘萬深越幽箐絕崖鑿龍背掃大壘築水  
磨巒囁而毛燎之乃瓜裂其地分屬諸夷又徙衛增

堡以制其要衝於是百年不拔之逋寇咸服其辜而  
西南百萬億生靈永奠枕而無虞策皆公出將帥受  
成還朝論功被獎賚甚渥用兼大理至是乃有南京  
之命非猶鵬之南徙也耶夫南京國家肇造之都萬  
世帝業所基四方輿望所屬而兵部尚書總司戎政  
燮贊化機自昔固難其任矧今萬邦久恬百度寢弛  
坐而因其故則曷以備不虞之變作而圖其新則奚  
以詰弗率之民視昔猶有難者夫不剛不柔畢公所  
以保釐也包荒馮河治泰所以光大也公尚念之以



表百僚以飭百度。以彈壓四方。以鞏固億世無疆之  
帝業。他日海運。其將絕雲氣負青天而還北耶。公之  
不弟。佐以武功。官指揮僉事。冢子敏政。又以奇童擢  
進士。官編修。余交其父子兄弟間雅矣。薦紳屬余言  
餞公。不宜辭。乃借鵬為喻。

送陳叔玠序

醕耐之尊。不醕醕酢。干將之範。不鑄耨鉏。是故游泮  
泗者多。大賢出河汾者半。廊廟學務求碩師。不以是  
耶。我先祖栖芸先生。德尊貌嚴。學博而文雅。髦士俊

生。磨至于門墻。坐春風。立寒雪。鮮有不造道而成章  
者。叔玠家慈谿。族蕃以昌。世載文獻。方其幼時。志大  
而才肆。視三旌無難取者。嘗從先祖遊。斂華收銳。雍  
雍如也。長而教于其里之塾。仕而教于都昌邑之庠。  
門人若都給事中毛君弘。其一也。西河之疑不在叔  
玠耶。玠比自都昌至京師。從教東廣之開建。過余  
言別。余既與通家。又嘗偕試于泮闈也。俛仰今昔。有  
不勝其慨焉。蓋先祖於是下世久矣。雖其門人亦多  
殂謝。而仕者若河南布政章公繪。數輩皆已休致。獨



叔玠仕方張耳。又舍余以去焉。秦康送賜。悠悠其思。韓愈重李觀。及其所與。則吾於叔玠之別。慨可既耶。序以餞之。

送周君梁石知廣德序

農之志皆在穡。賈之志皆在賄。終其身皆無變焉者。惟士之志。則有在道在功。在名與利者。既殊矣。至為風化所鼓。流俗所誘。毀譽利害所驅。則又有變其志者。夫功與名利。雖或志焉。而不可必得。惟道在吾身。得可必也。而志焉者。殊鮮。苟志乎此。而學之弗懈。則

持身必端。理家必和。蒞官必敬。事主必忠。治民必仁。且義無乎不盡矣。然志不篤而懈於學。或誘之。或驅之。於是變而志功名。則於道有不顧矣。志利則於功名有不問矣。荃蕙化茅。蘭芷不芳。屈子所以嘆也。世之否由士志利而忘道也。誠得志道不變之士。布諸庶位。求世無秦得乎。梁石閩之英也。擦履端謹。文章雅馴。蓋志於道者。茲以進士擢守廣德。將以所志者見諸政耶。夫以道為政。雖古循吏亦或未能。梁石其慎之。政有不獲。尚無變其志。而益學乎道焉。子夏不



白仕而優則學乎。道既得而政不獲者未之聞也。求  
余文贈守令者衆矣。莫之與也。間有與者。語以政。取  
彼獨知簿書期會之當急。語之政。且猶迂我。而况道  
耶。微梁石不足以發吾之迂談。

劉君宗禹拜都察院都事序

世之事常與變相推。吉與凶相勝。有非人力所能與  
者。皆天也。君子修己以聽之耳。天順初有權姦橫甚。  
或詭侍臣之名。疏其惡。權姦怒。下侍臣于獄。侍臣時  
在告。實病不能疏。疑其仇者。詭以中之。盡鞠其仇不

驗。連引數十人。皆罪之。卒莫知詭者為誰。饒劉君宗  
禹以進士拜行人。嘗與侍臣同使事。疑而鞠之。無有。  
然猶謫之。俾經厯衛事於廣東之廉。遷浙之寧波。連  
蹇困頓踰十年。所謂變也。凶也。楚國亡猿而禍林木。  
行者得牛而灾邑人。城火作池。魚之殃。飛鳶致虞氏  
之滅。宗禹其類是乎。迨今乃拜都察院都事。衣繡冠  
薦。復造鸛鷺之班。所謂常也。吉也。婦喪其第。勿逐而  
得。塞翁亡馬。引群以歸。潮陽赴國子之招。黃州還禁  
林之直。宗禹不猶是乎。用是觀之。變未有不復其常。



凶鮮有終勝乎吉者盛夏飛霜霽而已暑隆冬震電  
雨而遂寒天道然矣世之人眩常變迷吉凶愛惡欣  
戚亂其中非愚也耶君子燭乎理植乎德懼患難而  
不隕其素履安樂而不怠其修是之謂事天宋禹歷  
年久嘗世多其於此乎昭矣余同年也愛奚助之因  
其鄉人之請贈也姑以是言

送無錫尹李思敬序

國朝一戎衣而定天下迨于今承平百禩兵措不用  
詩書禮樂之教日弘月昌章縫徧天下博文高科之

士世尤貴之雖有信布關張安所效其技故有謂能  
挽萬石弓不若識一丁字者嗚呼豈其然耶天生五  
材誰能去兵六藝之目射御存焉今世雖曰右文然  
玉帶金貂握重權於中外者皆武臣也輦過郎署亦  
或撫髀而嘆士顧有舍武趨文者豈所謂登山採玉  
入海求珠各有志耶抑其性所便材所長耶或欲無  
有之也絳灌隨陸一虜酋能恥之士當何若文武并  
用天下久治之策也李君之先以武勲主衛事于遼  
陽有葉與年矣思敬生有俊才視弓馬韜略若無難



者。願取經史誦味之。充然有得。雖世儒之胃。或愧焉。例當罷先職不受也。借諸生三試于有司。成進士。擢知常之無錫。朝臣產自無錫者。屬文餞之。君豈所謂欲無者耶。天下固當並用文武。邑何獨不然。周制鄉遂至小也。猶有庠序焉。猶有車徒焉。况一邑乎。且文不惟詩書。武不惟兵甲。其義博矣。夥矣。星斗也。春夏也。龍也。煉鉛之三十爻也。德禮也。琴絃之六也。水也。玉也。政之寬也。何莫非文乎。雷霆也。秋冬也。虎也。煉鉛之七十爻也。政刑也。火也。金也。琴絃之七也。政之猛也。何莫非武乎。思敬擇焉。舉可以治邑者。用之無錫其治矣乎。位崇者。率起於卑。材至鉅者。雖微必慎。乃有成。君其摩厲之。唐禁之頗牧。宋邊之韓范。豈天人也耶。

贈副郎唐君廷貴序

天地之化。日以暄之。雨以潤之。而雲也。出於山川。茫洋薄乎玄間。若無所事者。然雲不興則雨不降。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雲者。所以為雨之具也。四時皆有之。然而乘青陽。擁淋氣。滄而萋萋。其所降之雨。祁徐。



而不驟霖霖而無聲。根者以蘖。莢者以勾。無鉅細遐  
 邇。無不被其膏潤者。惟春雲則然。君子之用世澤民  
 者。儀之。唐君往以進士知合州。余作春雲篇以送之。  
 勉其澤合民也。君至合。則簡苛征。雪冤獄。民罔不怡。  
 嚴保甲。築城垣。寇弗敢犯。又堤江以奠邑居。尊學以  
 安士習。其澤於合也。時庶近春雲之謂耶。天官茂其  
 績。陟南京刑部副郎。合之仕于京者。懷其遺愛。屬文  
 以贈。刑部在古為白雲司。白雲者何。秋雲也。雲春青  
 夏赤。秋白。冬黑。時令也。秋風起而白雲飛。則草木黃

落。刑之象矣。然英英者。露彼菅茅。則雖當秋殺而尚  
 能春生。猶君子刑期無刑。雖榜笞誅戮之慘。而恒有  
 哀恤平反之仁也。君其念之。余聞雲有喜而色黃者。  
 豐穰之瑞也。有慶而五色備者。泰平之祥也。君他日  
 再陟。將為喜雲之致。豐穰者乎。將為慶雲之開。太平  
 者乎。抑將為春雲之雨。天下者乎。余聞雲也。懶雲也。  
 之三者。未有能且為君談之。

送通守李君廷美序

量之器。自龠合豆區。至于斗斛釜鍾。鉅細殊而受粟



之寡多隨焉。細而受多則盈，鉅而受寡則歉。卒之者，槩也。穀粟之肆，糴者曰歉，糶者曰盈。紛然而交爭，有立其旁者，不待乎槩一舉自而已。識其盈歉矣。然或盈或歉，始雖紛爭，終必底于平而後已。士之用世也，其材德厚薄，猶量之有鉅細，而其職位宗庠亦猶粟之有寡多也。第用者或未能底于平，識者或未若旁立者耳。閩李君廷美以進士擢刑部主事，陟員外郎。其性行和以良，其文辭敏以蔚。其用刑公以仁，蓋鉅量也。余官京師，於刑曹善五子，曰何廷秀、彭鳳、儀、張。時敏、丘時雍與廷美皆士之俊邁而不群者。廷秀、鳳儀皆陟憲副，時敏、陟憲僉而時雍、陟郡守矣。廷美比擢廣郡守，未行以事遷，倅於衡郡。余謂五子雖有不齊而為鉅量則鈞，廷美之受郡守且猶歉而况倅乎。然世之盈者多至於覆，而歉者率底于平焉。知歉之不為廷美福也。抑士之材德學則進，否則退，又非若量之一定而不可易者。廷美仕不懈於學，况遭聖明之世，他日所受可量乎哉。余亦旁立者也。識廷美審矣。故說量以敘別。



送沈大叅赴河南序

雪霽而不凋者可梁楹也。火焚而不變者可圭瓚也。值不測之變。罹無妄之災。而克秉其操者。其可以居崇位膺重任也。不占矣夫。杭沈公克欽始以進士官駕部。茂著勞績。累遷正郎。景泰之末。有權姦不軌。鋤斥其素所不悅。忠蓋之臣。蔓及于善良。雖其稔惡。自取夷滅。然貽患于國。而善類之被其毒也。亦酷矣。公當是時。亦被誣枉。謫戍遼陽。嗟乎魚網之設也。而鴻麗焉。行人之得也。而邑人灾焉。魯酒之薄也。而邯鄲

圍焉。城門之火也。而池魚及焉。腐鼠之墜也。而博者殃焉。此尤人所不能堪者。而公行法。竢命怡然於冰雪。弓馬之鄉。加於人一等矣。今天子御極。日月之光。洞燭乎幽壤。覆盆之下。於是向之忠臣。首被昭雪。公枉亦白。迺復厥官。今超拜叅政于河南。塞翁之馬。婦喪之第。宋人之犢。蕉中之鹿。於是乎驗矣。公既被河南之命。交游若副郎于景瞻者。需文餞之。惟公才賢卓卓。其於叅大藩也。何有。然管仲嘗曰。無忘在莒。而馮異亦曰。不敢忘巾車之恩。蓋畏心之易泯。而侈



心之易生也。吾亦願公無忘遼陽。則他日居崇膺重。  
豈直參一藩而已哉。敢以為贈。

送吾景端序

三衢吾景端以學舉于鄉。入齒國子。與吾弟守陟  
最善。國子論易。輒推安福劉戩與守陟暨景端數人。  
自京達四方。鮮不知其名。每禮部試。皆期此數人在。  
高等。有司亦欲羅此數人以為功。然每試而數人無  
一與焉。以數人學未優耶。則爭名者胡可以虛屈有  
司識未精耶。則所選之秀傑亦夥矣。蓋士之進退淹

速固有命焉。非人所能與也。今數人者名在乙榜。例  
授師職。皆辭。景端獨曰。吾母將老矣。可擇祿耶。遽就  
焉。士無問識。不識皆謂宜再需。後試必占魁選。不然  
則隨常資作守宰亦適矣。胡遽為親厚者交諫。儀曹  
亦強沮之。不可。竟得教諭江浦。蓋三釜足樂。萬鍾何  
加。固仁人孝子之道也。景端奚啻加於人一等哉。入  
其範模者。其肯志富貴而遺道德也耶。然豫章魄旌。  
固明堂大厦之具也。收梁棟拾桷榱者。行且至矣。景  
端尚俟之。



贈太僕寺卿牟公爵序

余同年在公爵初以御史拜僉福建按察司事其律已持憲若竹柏之挺也其屏奸除慝若鷹鷂之攫鳥雀也其慮冤錄枉若鄒律吹而燕谷黍也故一時深山窮障婦人穉子皆知有牟僉事而福建至今數僉事如公爵者指不能二三儂然在福建八九年視他憲官之聲資遠不逮者往往超擢而獨無改于舊輿論為之不卒既而陟副使纔踰年又陟江西按察使江西之吏民間之曰是福建牟僉事耶相戒毋犯在

江西僅三期又召拜太僕寺卿夫為僉事聲績卓矣而八九年不調何其淹也既為副使聲績未有加焉而頻歲屢陟遂至今官何其速也豈獨公爵之利鈍有時蓋試之久而知之深迺加不次之擢者固聖君用賢之道也今虜寇未夷邊警且數大將方率數十萬師以往直欲犁其庭而掃其穴徵馬亟且繁然馬牧于官者或竊鬻其芻菽或私以負重馳遠故斃且幾半存皆餓羸而散於民者以水旱頻仍民不能保其孥而何馬之能畜酷而徵之祇擠之于溝壑耳太



僕之難為。未有劇於茲時者。公爵其無擇蚤夜。圖所以贍國用。而完民生者。舉之俾聲績無減於僉憲時。則所謂不次之擢。昉自今耳。優於彼而劣於此。勤於小而懈於大。表表於外藩。而碌碌於內廷者。豈所望於公爵哉。公爵之被召也。同年皆為之喜。既至而喜益增。群往賀矣。又欲贈之言。以余在翰林。迺俾執簡。送僉憲陳君考績復任序。

江西素多豪右。其犯憲也。雖大官彊吏。亦嚙嚙焉。若睹蝮虎。莫敢嬰。僉憲陳君夢祥至。一繩以法。弗為利

疚威怵。於是群謗熒起。久弗燄。或謂曰。金以銳挫。革以堅裂。直道之難行也。久矣。衆煦漂山。群輕折軸。讓謗之為害也大矣。子其慎之。夢祥弗為變。既而當道者惑之。連六年不調。考績而弗之最也。或曰。子可以改未耶。夢祥笑弗答。夫貞木歲寒不凋。良玉火烈不變。是區區者安足芥蒂。夢祥之襟耶。始夢祥與余交。嘗贈之文。聞其持憲嚴。心甚壯之。謗若不屬耳。茲夢祥來過。余劇談。下夜漏數刻。指其心曰。吾極知所以弭謗市榮之術。顧不能負此耳。余益嘆重之。孟夫子



有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以順為正者妾  
婦之道也夢祥奚所安他固不足計也余當暑灸瘡  
作乞文者踵至莫之與也有感于中力疾為夢祥一  
言

送李太守序

仕各為其職固也然有非其職而事勢有可為者君  
子必力為之抑非氣足敢為才足克為者詎能力耶

比歲虜寇屢犯西鄙所在將帥不禦法當誅 聖天  
子大布如天之仁悉宥不問將帥恃而益惰各擁強  
兵享厚祿閉城安枕莫肯出一騎效死守令惟供億  
是務兵非其職而力莫能禦於是虜益騎累深入數  
千里之內殺掠無算若取其穹廬中物而一歲出入  
數番若商賈無譏征之阻今乃隣臨洮蹂鞏昌駸駸  
將轢乎鳳翔矣民既被殺掠復以供億頓蹙故道路  
多骹骼之橫室廬無斗升之畜仁者所不忍聞而况  
於見之斯時也有可禦虜之策而不為則亦不仁之



甚矣。茲鳳翔關知府擢戶部主事李君往補。蓋慎選也。鳳翔之仕于京者，祈余言贈之。夫鳳翔者，虞之雍州，周之故國，秦之內史，而漢之右扶風也。山則終南，太白，水則河渭潒沮，貢則球琳琅玕，而其民厚重質直，強毅果敢，可導之篤於仁義，可率之力於兵農，尚矣。况我朝涵煦百年之久，既庶且富，近雖疲瘵，而其良心銳氣，故不泯也。今將帥猶惰，萬一虜至，為守者將委其民而去之耶？抑與之徒死耶？是宜先慮預防，不可緩者，用今民快之例，兼古召募之法，治戎器，畜

餽糧，時較閱訓練，作其銳而開其良。一旦有警，則率之禦虜，俾下以完其室家，而上以敵王所愾，顧不可哉。李君自為進士時，已負氣節，聞於人。暨官戶部，遂以材稱。比歲畿內大饑，詔選廷臣分賑。君往河間，民賴以甦。蓋庶乎敢為者耶？故吾以非其職者望焉。夫以數十將將百萬兵，尚未能禦虜，而望之一郡守，若迂矣。然古之守令，能為將帥所不能者，不可俚數。姑即近事言之，倖歲廣西之寇，殘州縣如破竹。議者至謂無策可禦矣。今廣東僉事陶君魯時，丞新會。



迺能築土城起民壯以禦寇邑人安堵後乃統兵戰  
寇所向無不克捷諸將皆自以為弗逮迄今兩廣奠  
安多藉其力夫以小邑一丞尚爾况知大府而據崇  
城者乎宜吾以是望李君也雖然此甚不得已之策  
而吾之過慮耳旦夕王師奮而虜寇殲則夫勞來撫  
集之方樹蓄誨教之政尤當蚤夜力為而勿倦焉夫  
非其職者且猶望之而况固其職者尚俟余言之備  
哉

贈御史張汝欽序

學不可以已也。楊子雲曰。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  
皇皇。夫自堯至仲尼。皆古聖人也。且猶汲汲皇皇。况  
下此者可已於學哉。今之人多由學而仕。仕則視學  
若芻狗。然有勸之學。則語以不暇。或引歐陽子之言  
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甚者引趙閱道之  
言曰。稷契皋夔何書可讀。豈其然乎。夫學固不可以  
冗暇而有間者。冗莫甚於古帝王之治天下。然學猶  
不已。仕何獨不暇而可已於學哉。古聖人之所謂學  
固非讀書著文之謂。然書所載文所述。皆古聖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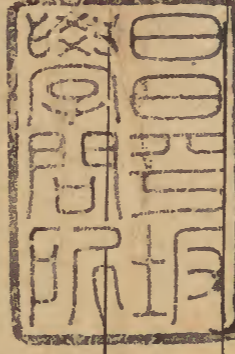
道也。欲學古聖人之道，而舍書暨文將焉求之。汲井而捐綆，其得泉乎。文章所以貴濡萬物者也。奚止於潤身。政事不具文章，則雖有及民，終非善政。古書若三墳八索九丘之屬，夥矣。稷臬豈無可讀者。典教明刑，豈結繩刀筆所能辦耶。或者引以自懈，則誤矣。然所謂學者，在明乎道而行之也。道不明且行，而學云學云，豈學之謂哉。汝欽自進士選更翰林庶吉士，博覽工著，求古聖人之道，逮為御史，猶孳孳若舊，其不已於學者耶。嘗陳時政，劾大臣，雖批逆鱗而不懼，其

庶乎言行道亦行者耶。巡撫鹽而輿頌，其寬察漕渠而衆憚其嚴，暇輒引諸生誨之道。其政事具文章者，耶。比以考最，蒙恩進階，又封其所生，以逮其配僚，案榮之，需余文賀。余惟汝欽將陟崇位，被殊渥，茲猶區區者，故不賀而贈，冀其益務于學，以善其政，以行其道。而光且大焉。蓋余蚤識汝欽於翰林，近又見其尊父約菴先生，賢而工詩。汝欽又甚愛余文，嘗索稿盡覽之，知契若是雅矣。豈苟相諛悅者哉。不賀而贈也。

且



楊文懿公桂坊稿卷之二



楊文懿公桂坊稿卷之二



